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乙志 卷第十九

賈成之 賈成之者，寶文閣學士謙之子，通判橫州，有吏材，負氣不肯處人下，太守鄱陽王翰，不與校，以郡事付之，得其歡心，凡同寮，四年，而後守趙持來，始至，即與賈立敵，盡捕通判群吏械於獄，必令列其官不法事，吏不勝答掠，強誣服，雲，通判每納經制銀，率取耗什三以入己，持以告轉運判官朱■，■知其不然，移檄罷其獄，且召賈入莫府，持慮為己害，與所善鄧教授謀，遣軍校黃賜，彩毒草於外，合為藥，而具酒延賈，中席更衣，呼其子，以藥授官奴阮玉，投酒中，捧以為壽，寧浦令劉儼，時在坐，酒入賈口，便覺腸胃掣痛，眼鼻血流，急命駕歸，及家已冥冥，妻子環坐哭，賈開目曰，勿哭，我落人先手，輸了性命，不用經有司，吾當下訴陰府，遠則五日，近以三日為期，先取趙持，次取鄧某，然後及儼玉輩，經夕而死，臨入棺，頭面皆坼裂，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，趨詣府，聞者入白，持愕然如斗水沃體，明日出視事，未至廳屏，有撒沙自上而下，每著身處，皆成火燃，典客立於傍，一沙濺之，亦遭灼，良久乃止，又明日坐堂上，小孫八九歲，方戲劇，驚曰，賈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，持摸其首，則巾乃在地上，遂得病，時時拊膺曰，節級緩縛我，待教授來，我即去，越三日死，時幹道元年七月也，鄧教授考試象州，與監試簽判王粲然，試官盧覺參語，忽起與人揖，回顧曰，賈通判相守，勢須俱行，煩鄉人為我治後事，鄉人者，覺也，二人曰，白晝昭昭，焉有是事，君豈以心勞致恍惚邪，鄧指廡下曰，彼在此危立久矣，趨入室，僕床上，小吏喚之已絕，黃賜、阮玉，不數旬繼死，劉儼罷官如桂林，乘舟上漓水，見賈來壓其舟，遂病死，既而復甦，如是者至於再，不知今為如何，持之子護喪至貴州，亦暴卒復生，然昏昏如狂醉矣，王翰說

馬識遠

馬識遠，字彥達，東州人，宣和六年，武舉進士第一，建炎三年，為壽春守，虜騎南侵，過城下，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，虜虜將知之，扣城呼曰，馬提刑與我相識，何不開門，壽春人籍籍言郡守與虜通者，識遠懼，不敢出，以印授通判，通判本有異志，即自為降書，啟城迎拜，虜亦不入城，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，通判又欲以虜退為己功，乃上章言郡守降虜，已獨保全一城，奏方去而識遠得回，才留北軍三日，通判窘懼，即為惡言動眾亡賴少年，相與取識遠殺之，家人子亦多死，朝廷嘉通判之功，擢為本郡守，大喜過望，受命之日，合樂享吏士，酒才三行，於坐上得疾，如有所見，叩頭雪泣，引罪自責曰，某實以城降，反冒以為功，而使公罹非命，某悔無及矣，即仆地死，至紹興十年，復河南地，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庚為西京留守，辟僚屬十人，每日會食，承議郎王尚功者，忽以病不至，公遣掌客邀之，良久不反命，復遣一人焉，至於四五，皆不來，滿坐怪之，既而數輩同至，面無人色，言曰，王制乾瞪坐於地，頭如栲栳，形容絕可怖，見之皆驚蹶氣絕，移時乃蘇，是以後期至，孟公率莫府步往視之，王猶能言，曰，乞與召嵩山道士，時道士適在府，即結壇招呼鬼神，俄有暴風肅然起於庭，風止，一人長可尺餘，紫袍金帶，眉目皆可睹，冉冉空際，詰道士曰，吾以冤訴於上帝得請而來，非祟也，師安得以法繩我，道士不敢對，孟公親焚香問之，始自言為馬識遠，曰，方守壽春時，王生為法曹，嘗夜相過，說以迎虜，識遠拒不可，遂與通判謀翻城，又矯為降文，宣言於下，以致殺身破家之禍，通判既讓郡印有之，王生亦用保境受賞，嗟乎冤哉，言訖泣下，獻欵曰，帝許我報有罪矣，警然而逝，王生明日死，前一說聞之馬氏子炎，一說聞之陳梅元承世所傳，或誤以為一事雲，

光祿寺

臨安光祿寺，在漾沙坑坡下，初為官舍，吳信叟嘗居之，其妻晝寢，有沙紛紛落面上，拂去復然，驚異自語曰，屋下安得此，則有自屋上應者曰，地名漾沙坑，又何怪也，吳氏懼，即徙出，蔣安禮為光祿丞，齋宿寺舍，因噴嚏，鼻涕墮卓上，皆成小木人，雕刻之工極精，攬取之則已失，頃之復爾，凡墮木人千百，蔣一病不起，杭人云，舊為偽福國公王宅，華屋朱門，積殺婢妾甚眾，皆埋宅中，是以多物怪，今無敢居之者，王嘉叟說

秦奴花精

劉緯，字穆仲，予外姑之弟也，少年時，從道士學法篆，後隨外舅守姑蘇，與家人俱游靈岩寺，夜宿僧舍，遙聞山中呼劉二官人，久之聲漸近，舍中人亦睡覺，緯問曰，聞此聲否，皆笑曰，蒙天心正法力，宜如是，明日，緯為牒責土地神曰，吾至誠行法，未嘗有破戒犯禁事，山鬼安得輒侮我，是夕，夢神告曰，已戒從吏搜索，乃花精所為，非鬼也，行且治之矣，緯還家，夢其故妾秦奴者，來曰，寺後呼君者，蓋我耳，君若不相忘，無令伽藍神急我，緯又為牒，如世間繳狀，遣人投於祠，數日，又夢妾來別曰，君已投狀，我不敢復留，泣而去，秦奴者，京師人，死於臨安，至是時已六年矣，

楊戩二怪

宣和中，內侍楊戩，方貴幸，其妻夜睡覺，見紅光自牖入，徹帳燦爛奪目，一道人長尺許，繞帳乘空而行，徐於腰間取一盃，髻中取小瓢，傾酒滿之，其香裂鼻，笑顧戩妻曰，能飲此否，妻疑懼不敢應，道人旋繞數匝，再三問之，終不應，道人曰，然則吾當自飲，一引而盡，倏然乘紅光復出，遂不見，其家聞酒香，經數日乃歇，戩新作書室，壯麗特甚，設一榻其中，外施緘鎖，他人皆不得至，嘗上直，小童入報有女子往來室中，妻遽出視之，韶顏麗態，目所未睹，回眸微笑，舉止自若，需戩歸，責之曰，買妾屏處，顧不使我知，戩自辯數，且相與至室外，望之信然，及啟鑰，女亟登榻，引被蒙首坐，戩夫婦率妾侍並力掣之，牢不可取，良久回面向壁，身稍偃，意其已困，復揭之，但見巨蟒正白，蟠屈十數重，其大如臂，僵伏不動，家人皆駭走，戩遣悍卒十輩，連榻昇出，棄諸城外草中，不敢回顧未幾時戩死，吳元美仲實說，前一事嘉叟說，

吳祖壽

吳開正仲，娶劉仲馮樞密女，生一子曰祖壽，建炎中，隨父實居韶州，夢有人著唐衣冠，如舊相識，來謁曰，吾相尋二百年，天涯地角，游訪殆遍，不謂得見於此，祖壽曰，君為何人，有何事見尋，如是其切，其人曰，君當唐末為縣令，吾一家十口，皆以非罪死君手，歲月久矣，君忘之邪，因邀往一處，稍從容，祖壽問曰，君處地下久，當能測人未來事，吾欲知前程，壽夭通塞，蓋為我言之，曰，君命只止此，官爵年壽，榮富福祿，皆如是而已，無一可言者，祖壽愀然不樂，夢中鞅鞅成氣疾，瘤生於肩，驚而寤，覺枕畔如有物，捫之，真有小瘤在肩上，明日而浸長，俄成大癭，高與頭等，痛楚徹骨不可臥，劉夫人迎醫召巫，延道士作章醮，萬方治療之，竟不起，正仲侍妾春鶯，後歸外舅，其說如此，

廬山僧鬼

僧聞修，姓陳氏，行腳至廬山，將往東林，值日暮，微雪作，不能前，乃入路側一小刹求宿，知客曰，略無閒房，唯僧堂頗潔，但往年有客僧，以非命死其下，時出為怪，過者多不敢入，聞修自度不可他適，又疑寺中不相容，設為此說，竟獨處焉，知客為張燈熾火，且告以僧名，慰勞而出，逮夜跌坐地炉上，衲帔蒙頭，默誦經咒，微睡未熟，隱約見一僧相對，亦蒙頭誦經，知其鬼也，厲聲詰之曰，同是空門兄弟，生死路殊，幸且好去，不答亦不起，聞修閉目合掌，誦大悲咒，亦梵聲相應和，聞修心動，稱其名，叱之曰，汝是某人耶，其人遽起，含唾噴聞修面滿所披紙衾上，皆鮮血，遂不見，知客聞叱咤聲，知有怪，亟來視之，紙衾蓋白如故，遂邀與歸同宿，天明即下山，聞修說，

二相公廟

京師二相公廟，在城西內城腳下，舉人入京者，必往謁祈夢，率以錢置左右童子手中，雲最有神靈，崇寧二年，毗陵霍端友，桐廬胡獻可，開封柴天因，三人求夢，皆得詩兩句，霍詩曰，已得新消息，臚傳占獨班，柴曰，一擲得花王，春風萬里香，胡曰，黃傘亭亭天仗近，紅綃隱隱鳳鶉鳴，既而霍魁多士，胡與柴皆登第，鄉人餘國器應求崇寧五年赴省試，其父石月老人，攜往廟中，

焚香作文禱之。夜夢一童子。年可十三四。走馬至所館門外。告曰。送省榜來。覺而榜出。果中選。其他靈驗甚多。不勝載。石月老人說。

#### 望仙岩

廣西某州。隔江崖壁峭絕。有望仙岩。自來無人能至。對岩曰望仙鋪。鋪兵饒俊。老矣。唯嗜酒不檢。宣和末。有道人過之。已醉。從俊寓宿。至晚。吐穢淋漓。呼俊曰。爾且起。以所寢床借我。如其言。夜過半。又呼曰。饑甚。思一雞食。幸惠我。俊唯有所養長鳴雞。殺而與之食。至曉辭去。書一詩授俊曰。饒俊饒俊聽我語。仙鄉咫尺沒寒暑。與君說盡止如斯。莫戀浮生不肯去。轉眴間。道人騰至岩上。端坐含笑。俊望之。如在雲霄。大叫曰。先生何不帶我去。久之不應。即躡身投江。同輩驚號曰。饒上名落水。相率救之。俊乍見乍沒。入波愈深。且溺矣。道人忽如飛翔。徑到波面。攜俊髻以行。傍人見祥雲湧起。即時達岩畔。後還家與妻子別。告人云。此呂翁也。黃道人說。州名不真。

#### 馬望兒母子

唐州倡馬望兒者。以能歌柳耆卿詞。著名籍中。方城人張二郎。游狎其家累年。既而挈以歸。後虜騎犯京西。張氏避地入巴峽。望兒死於峽州宜都縣。時夜過半。未及斂。輿置空室中。明日。買棺至其處。獨衣服委地如蛻。不見屍矣。求之。乃在門掩間。倚壁立。自頂至踵。無寸縷著體。人謂其為娼時。少年來游。或謝錢不如意。並衣冠皆剝取之。是以及此報。生一子曰運。居宜都田間。紹興二十七年六月。與其僕過江視胡麻。農人在田者數輩。天正熱。日光赫然。忽片雲從中起。正罩運身。頃之。陰翳如墨。對面不相識。傍人但聞運連呼曰。告菩薩如一。食頃天氣復清。運已僕於地。親身之衣皆焚灼。而汗衫碧裙無傷。氣歹夕未盡。眾共扶掖行數十步。入一民家。猶呻吟稱苦苦。數聲遂死。時年三十四。

#### 沈傳見冥吏

鄱陽士人沈傳。早遊學校。鄉里稱善人。家居北關外五里墩之側。年四十餘歲。得傷寒疾。八九日未愈。方困頓伏枕。正黃昏時。一黃衣持藤棒。徑從外入。直至床前。全類郡府承局。端立不語。時時回顧寢門外。又一人黑幘而綠袍。捧文書在手。欲入未入。黃衣搖手謂曰。善善。綠袍於袖中取筆展簿。勾去一行。兩人遂繼踵而去。傳驚懼良久。問妻子皆無所睹。怖愈甚。即時汗出如洗。越一日乃瘳。後以壽終。

#### 療蛇毒藥

臨州有人。以弄蛇貨藥為業。一日。方作場。為蝮所齧。即時殞絕。一臂之大如股。少選。遍身皮脹作黃黑色。遂死。一道人方傍觀。出言曰。此人死矣。我有藥能療。但恐毒氣益深。或不可活。諸君能相與證明。方敢為出力。眾咸踈踴勸之。乃求錢二十文以往。才食頃。奔而至。命汲新水。解裹中藥調一升。以杖抉傷者口。灌入之。藥盡。覺腹中掙掙然。黃水自其口出。腥穢逆人。四體應手消縮。良久復故。已能起。與未傷時無異。遍拜觀者。且鄭重謝道人。道人曰。此藥不難得。亦甚易辦。吾不惜傳諸人。乃香白芷一物也。法當以麥門冬湯調服。適事急不暇。姑以水代之。吾今活一人。可行矣。拂袖而去。郭邵州雲得其方。鄱陽徹卒。夜直更舍。為蛇齧腹。明旦。赤腫欲裂。以此飲之。即愈。潔已說。

#### 韓氏放鬼